



## 秋到白洋淀

朱乐先

秋天的白洋淀，天深邃的蓝，云格外的白，草丰满的绿，水透彻的明，芦苇荡迷宫一样的茂密。放眼望去，整个白洋淀掩映在绿色中，人被绿色环绕着，天际线处点缀着一些高楼或脚手架。只有眼前近处才能看水面清波涟漪。以至于分不清方向，不知东南西北。只能顺着平坦的铺着柏油，沿着黄白分明交通线的旅游道路往前走。

这时，只见一个村妇模样的人骑着电瓶车迎面而来：“你们要上淀吗？我家就在旁边，有吃有住，可以送你们上岛。很便宜的。”犹豫之间，她已经在车前，调转了车头，作出带路的样子，慢慢往前开了。我不由自主地跟着，拐个弯，转进芦苇荡，穿过树林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不宽的街道两旁，二三层小楼顺街林立，门口一律挂着农家乐的牌子或旗帜。路旁和院子里停着各地牌子的车，有东北的、山东的、江苏的、天津的、北京的，还有本地的，游客盈门，好不热闹。

白洋淀最早还是从小在学校课本里知道的，小兵张嘎和雁翎抗日游击队，都是耳熟能详的，不过那个时候的白洋淀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听村民介绍白洋淀366平方公里，光芦苇荡就有20多万亩，过去淀里小岛上11个村，当地人叫全水村，现在建桥的建桥，通路的通路，只剩下1个全水村了，有5千多人呢。

和村民们一交谈，才知道我们到的这个村名叫大张庄村。村子很大，6千多人口。在白洋淀的西北岸，很多家的房子就建在淀的水边，有自己的码头，村里有出淀的小河，把村庄分开，灌溉农田。靠着白洋淀过去的名气，现在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，村里的人家几乎家家户户开农家乐，让游客住下来，吃淀里的鱼虾美味。然后用小铁船把游客送上岛，逛芦苇荡迷宫，赏荷

花，看美景。有的游客还直接住在岛上，享受不一样的宁静和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大张庄村现在光这样的接送游客的小钢船就有200多条。它们全都集中在出淀河口自己的码头旁，住在村里的游客5分钟之内就可以上船进岛，非常的方便。

一些村民靠农家乐致富了。他们又更上一层楼，发展起了加工业。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就开了一家羽绒服厂。白洋淀水面养鸭，鸭绒也有了出路。早上起来散步，发现周边全是羽绒服厂家，有十几家，还有许多出售羽绒服的门店，俨然一个羽绒服服装城。周边饭店、农贸市场、小区一应俱全，和县城没什么两样。酒店老板的姐姐还开了一家名叫芦苇荡的饭店，生意兴隆，顾客盈门。店门旁的诗句有意思：尝遍天下好美食，享受不必下扬州。店家有自信，客人方有信心。

我们住宿的当天晚上，10点多了，同楼层其他房间吵吵闹闹到后半夜。第二天老板对我说，是村里参加婚礼的人住的，影响你们休息了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村里人家有大喜，我们遇上也高兴，一宿没睡好也不会介意的。

离开大张庄村，路过村农贸市场，特意买了白洋淀里的鱼和莲蓬带上。作为白洋淀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同白洋淀人一起，享受白洋淀秋天的收获。

## 秋早

木头

夏一直不愿离开，天气热得让人怀疑季节。为室外活计起了个早，道路的梧桐树下刚洒的水，电瓶车上裸露着手臂，久违的凉气贴到了肉，长长地舒一口气，抵抗灼晒的皮肤放松开来。安排好街区里的事，换车往明光石坝镇去，九点，试着关了空调打开车窗，放慢车速，凉风习习。秋来了。

明天是白露，却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秋天的气息。到了一处田野的丁字路口，安全地停好车，走上了乡间的野埂。

秋早！大豆的叶子是墨绿的；秋早，山芋的蔓头是紫红的；秋早，芝麻株头的花雪白雪白，白的带着肉色的粉嫩，这个时候株头的花已经结不了芝麻粒，少年时，总是揪下几朵，筒型花管与蒂连接处放到舌尖，甜馨馨，舔到感觉不到甜为止。好久没有闻到这田野的草叶味泥土味，只是轻轻地吸上一口，满是窟窿干瘪的这个人，一下子清醒充盈润泽开来。人是个镂空的架子，需要自然生发的物质填充。

田埂是墨绿的粗线，高出了一块块稻甸子，也有蒿草被砍得利利索索的，一把把的晒成了泥土的颜色，让水稻整整齐齐的甸子露了出来，鹅黄的稻穗探出了头。乡道的不远处是村庄，一两户红砖清水墙，很像过去父亲为我搭建结婚的那个家，良田房屋连同我的婚姻一并被推翻的那个村庄。

眼前的村庄，过去的鸡鸣狗吠没有了，池塘里漂浮的白鹅没有了，田埂上看不见一头牛找草，也没有戴草帽的老头扛锄烤田放水，村庄静悄悄的，没有了炊烟，也就没有村外田头冲着村子里的呼喊：“小兆子啊，去墙上扣两块牛屎把把煮稀饭……”秋获和村庄毫无瓜葛一般，各自孤立。

自然还是那个自然，阳气下沉节气是秋，不依人设。村庄还是那个村庄，人欲变异只为即得，物我两忘。我的世界里，米不再是出自自家田里的收获，鸡鸭鹅不再是关在自家栅栏里的精贵，门前的池塘再也不能淘米时揪着虾须，再也找不到齐白石画的那种早虾，长长的虾钳杆上结了青苔的那种。有多少物件都随着那两处红砖瓦屋，种在我回忆的良田中央，断断续续。

利索的农田里没有了蚊虫飞蛾，旷野便也少见蜻蜓，少见青蛙蟾蜍。农民存粮食堆谷仓的少了，老鼠打不穿钢筋混凝土也少了，房梁上再也看不见青蛇，也就没有了黄大仙的追逐。干干净净的人居没有了臭虫、虱子、跳蚤，也就少了蜘蛛和四脚蛇。做饭用了燃气灶，灶台下便没有了土鳖虫、土狗子。麻雀呢？村庄上连高大点结籽的树都没有，打谷场没有了，草堆也就没有了，窝和冬粮在哪里？秋还早呢！大自然就静了下来。

农耕种田的我，也就是个咀嚼自然的动物吧，但是讲自己活得像条狗吧，都是想多了，哪一种动物为了一日三餐要工作十个小时的呢？

秋早，田埂上走了一大截，也没有碰到蚂蚱的慌张，那最后几天的蹦跹呢？这大自然秋的馈赠啊，现在属于谁？



## 凡事发生皆有利

袁牧

1996年，我尚在乡教育办公室工作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县教委在基层选调一名秘书，我竟成了那个最幸运的人。最美人间四月天，我骑着沾满泥土的自行车，带着一身青草的气息，跨进了县教委的大门。

县教委是文人聚集的地方，几任教委主任都是文秘书出身的行家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。为了不至于淘汰出局丢人现眼，我笨鸟先飞，一边废寝忘食在材料堆里打滚，如饥似渴钻研写作业务；一边参加中文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，抓紧时间充电加油。主任们不厌其烦地指导我，同事们尽心尽力地帮助我，我撰写的材料逐渐褪去稚嫩，多了几分成熟和底气。在县教委六年多的成长期，我从领导和同事身上学到了很多为文做人的道理，特别是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使我受益终身。

有了一点小名气，便有被人惦记的时候。2000年开展县级领导干部“三讲”教育活动，县里抽调我负责撰写综合材料，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那时写材料不像现在可以上网查阅资料，完全靠平时的知识积累，而且没有电脑可用，都是一笔一画手写。草稿写好了，必须工工整整誊写，几十页誊写下来又要花费一整天时间，写到最后手指都僵硬不听使唤了。材料一个接一个来，我就一个接一个写，最玩命时连轴转三天三夜，身体透支到虚脱的程度。就这样，三个月的连续奋战，“三讲”一结束，我就病倒住院了。

2002年，我离开工作15年之久的教育系统，到县委组织部上班，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界改行。组织部是纪律最严、作风最硬的部门，各类材料繁多，加班加点乃家常便饭，办公室的灯光经常陪伴我到深夜。记得有年冬天，写材料到凌晨三点，孤身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上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真有几分风雪夜归人的豪壮。九年组织时光，是我写作的丰产期，经历的酸甜苦辣，不仅练就了我强大的内心，也丰富了我的写作素养。

2010年，我调动到县政府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。

面对新的挑战，我以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态度，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个材料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发愤写作时，习惯了在办公室开夜车，偶尔提前回家，反而觉得不安稳、不踏实。这一年多时间，虽说为伊消得人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但也因此增长了见识、开阔了眼界、提高了站位。

2011年，我有幸调到省直单位工作，打开了人生另一扇窗门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我都时刻警醒自己：夹紧尾巴做人，不要沾沾自喜。写材料好比是一驾无人愿拉的马车，自然来了就要当好马夫。弹指一挥间，又在巍巍文山上攀登了十几个年头。时代沧桑，人事变迁，唯独不变的是我仍然丢不下公文写作的老本行，守着这份初心，且行且珍惜。

回顾三十余载文秘书生涯，上千万字的呕心沥血，无数次的通宵达旦，累积成今天高可等身的文稿。回望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搜肠刮肚无绝期”的爬格子岁月，难怪有人说，写材料最不是人干的苦差事。我深知，要想有高人一筹的文字水平，就得吃下别人吃不了的苦，忍住别人忍不住的累，付出别人付不出的努力。

早年并不情愿与文字为伍的我，却被命运之手偶然牵进了公文写作的胡同。既然职业别无选择，不妨试着去坦然面对，去握手言欢。写材料虽苦，但文字背后有温柔善良，也有执剑锋芒，体现的是自我价值和责任担当，苦到极致，何尝不是一种成全、一种甘甜、一种馈赠。

我的一位好友和我聊天时谈到：年轻时多出点力，中年时多受点气，老年时就有劲气了。年轻人“笨一点、傻一点”不是缺点，“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丑”也不是迂腐，恰恰是这些看似观念落后、不合时宜的努力和坚持，改变了人生轨迹，敲开了成功之门。